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邪詔

梁武帝時，朱雀門災。帝曰：「此門制狹，我欲改造，遂遭天火。」群臣相顧未對，何敬容曰：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。」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，東昏中旨，用為中書郎。昉謝尚書令王亮，亮曰：「卿宜謝梅，那忽謝我？」昉慚而退。

北齊和士開用事，人多附之。有一人名曾參，士開病，醫者云須服黃龍湯。士開有難色，參曰：「此物甚易，王不須疑惑，請先嘗之。」一舉而盡。士開深感其意，為之強服，遂得汗，病癒。

隋郭衍能揣揚帝意，阿諛順旨。帝每謂人曰：「惟有郭衍，心與朕同。」又常勸帝取樂，五日一視事，無效高祖空自劬勞。帝從之，益稱其孝順。

隋太史令李充言：「隋興以後，日景漸長，太平曰：『行上道。』」文帝曰：「景長之慶，天之祐也。」改元仁壽。百工役作，並加程課，以日長也。丁匠苦之。

唐侯君集馬病虫頰，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嗅之。御史劾奏其諂，左遷括州刺史。

有薦山人范知潛文學，並獻其所為文，宋璟判曰：「觀其良宰論，頗涉佞諛。山人宜極言讜議，豈宜偷合苟容？」抑而不奏。

中宗朝，韋后亂政。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表曰：「昔高祖未受命時，天下歌桃李子。太宗未受命時，天下歌秦王破陣樂。高宗未受命時，天下歌桃堂堂天。后未受命時，天下歌武媚娘。伏惟皇帝未受命時，天下歌英王石州。皇后未受命時，天下歌桑條韋也。謹進桑條歌十二篇。」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，表陳符命解桑，以為十八代之符。

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、武懿等。宗楚客、宗晉卿候其門庭，爭執鞭轡，呼易之為五郎，昌宗為六郎。

裴乾祐先為御史大夫，出為外郡刺史，雖強直有器幹，而昵於小人。既典外郡，與令史結友，書疏往反，令伺朝廷事。俄為友生所發，坐流愛州。

長壽中，明堂災，則天欲避正殿，宰相姚璩言：成周宣謝，卜代愈隆。漢武建寧，盛德彌永。彌勒下生經云，當彌勒成佛之時，七寶台須與散壞。睹此無常之相，遂成正覺之因。則天依璩奏，遂不避正殿。

姚璩在桂州時，則天雅好符瑞，璩訪嶺南諸山川草木名號，有武字者皆以為上符國姓，列奏其事。則天大悅，召為天官侍郎。

楊再思知政十餘年，未嘗有所薦達。為人巧佞邪媚，能得人主微旨。主意所不欲，因而毀之。主意所欲，因而譽之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。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，或戲曰：楊內史面似高麗。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，卻披紫袍，為高麗舞。縈頭舒手，舉動合節，滿坐嗤笑。易之弟昌宗以姿貌，有辟陽之寵，再思又諛之曰：人言六郎面似蓮花，再思言蓮花似六郎，非六郎似蓮花也。其傾側如此。

韋巨源為宰相。韋后云：「衣箱中裙，上有五色雲，起久而方歇。」巨源以為非常佳瑞，請佈告天下。訴之中宗，又令畫工圖其狀，以示百寮，大赦天下。巨源贊成妖妄，是歲星墜如雷，野雞皆雉，咎徵若此，不聞巨源有言，蓋與后通屬籍，固祿位爾。

張嘉貞被召，則天垂簾見之。嘉貞曰：「以臣草萊，得人謁九重，是千載一遇也。咫尺之間，如隔雲霧，竟不睹日月，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。」則天遽捲簾見之，與語大悅，擢拜監察御史。又嘗奏元宗曰：「今志力方壯，是效命之秋。更三數年，即衰老無能為也。惟陛下早垂任使，死且不憚。」

來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，武后薄其罪。殿中侍御史霍獻可，宣禮之甥也，言於太后曰：「陛下不殺裴宣禮，臣請殞命於前。以頭觸殿階，血流沾地，以示為人臣，不私其親。」太后不聽，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，微露之於襟頭下，冀太后見之以為忠。

武后時，朱前疑上書云：「臣夢陛下壽滿八百。」即拜拾遺。又言：「夢陛下髮白再黑，齒落再生。」遷駕部郎中。出使還，上書云：「聞嵩高呼萬歲。」賜以緋魚袋。時未五品，於綠衫上佩之。

韋堅廣運潭成，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，自衣缺胯綠衫錦，半臂偏袒，膊紅羅抹額，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，婦人百餘人和之。

陳少游除桂州，畏遠官覬近郡，時中官董秀用事，少游乃宿於其里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，從容曰：七郎家中幾口，月費幾何？秀曰：久震近職，然家累甚重，又屬時物騰貴，月費僅千餘緡。少游曰：據此費用，俸錢不足，須求外人，方可取濟。少游雖不才，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。每歲請獻錢五萬貫。今先輸大半，餘到官續送，免貴人勞慮，不亦可乎？秀忻然逾望，厚相結納。少游言訖，泣曰：南方炎瘴，深愴違辭，恐不生還，再睹顏色。秀遽曰：中丞美才，不當遠去。請從容旬日，冀竭蹶分。時少游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。秀為之內，載為之外，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。後移越州，又徙揚州。十餘年間，三總大藩，皆天下殷厚處也。徵求寶易，且無虛日，斂積財寶累巨億萬。初結元載，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，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等，由是美聲達於禁中，累加官至同平章事。

韓滉判度支，秋霖彌月，壞人廬舍，鹽池為潦水，所入其味多苦。滉慮鹽戶乞減稅，乃詐奏雨不壞池，池生瑞鹽。上疑之，遣諫議大夫蔣鎮馳驛驗之，鎮與滉仍同上表賀，請宣副史館，置神祠，錫嘉號。

齊映為江西觀察使，自以須為輔相，無大過而罷，冀復進用。乃倍斂貢奉，及大為金銀器以希旨。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，李兼在江西進六尺者。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五，為瓶高八尺者，以獻嚴綬，為左僕射司空。嘗預百寮廊下食，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，綬為兩班之首，舊識江朝，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。江朝答拜。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，為御史所劾，綬出鎮荊南，江朝降一官。

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，逐之嶺外，知制誥龐嚴防坐紳黨左遷。於赦封還詔書，時人皆以赦素與嚴善，訴其非罪，曰：於給事犯宰相之怒，伸龐蔣之屈，不亦仁乎？及駁奏出，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，中外無不大噓。

王彥威以戶部侍郎判度支，既掌利權，心希大用。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，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，使曲從厚給其價，開成初有詔禁止，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托。至是彥威大結恩私，凡內官請托，無不如意。物議鄙之。

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，宰相議事，與光琦異同者，令渙達意，未嘗不遂所欲。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，佑呼為滑八。

孟簡佞佛，鎮襄陽，以腹心史陸翰如上都進奏，委以關通中貴。翰持簡陰事，漸不可制。簡怒，追至州，以土囊殺之以滅口。翰子弟詣闕訴冤，且告簡贓狀。御史台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，共計七千餘貫匹，再貶簡吉州司馬。

崔元略戶部侍郎，出於宣授。時諫官有疏，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，元略以諸父事之。元略上章自辯，上詔答云：朕所命官，奚恤人言？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。

竇懷貞為御史大夫。時韋后安樂公主亂政，懷貞諂順委曲，改名以避后父之諱。娶韋后乳母王氏為妻，自稱皇后阿奢，時人或以為國者，懷貞處之不作。宦官用權，懷貞尤所畏敬，見無鬚者或誤接之，又附會太平公主，為左僕射。時人語曰：「竇僕射前為韋氏國者，後作公主邑丞。」言懷貞伏事公主，同於邑官也。奢唐韻音遮，吳人呼父也。

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，力士齋慶之，舉朝畢至。凡擊鐘者一擊百千，有規其媚者，擊至二十杵，少尚十杵。金吾大將軍程百獻，與力士約為兄弟。力士母麥氏卒，百獻被髮受弔，擗踊哭泣，過於己親。

李輔國權盛，宰相李揆，山東甲族，位居台輔，見輔國執子弟之禮，謂之五父。

郭霸為右台御史，初召見，於則天前自陳忠鯁，云：往年征徐敬業，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食其髓。則天悅，故時人號為四其御史。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，諸御史盡往省之，霸獨居後，請示便液，曰：大夫冀味甘，或不瘳。今味苦，當即愈矣。元忠剛

直，殊惡之，以其事露於朝士。

則天不豫，令閭朝隱往少室山祈禱。朝隱乃曲申悅媚，以身為犧牲，請代上所苦。

敬宗時，裴度自興元入覲。既至，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，京兆尹劉棲楚，逢吉黨也，棲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，而朝士持兩端者，日擁度門。一日度留飲酒，棲楚矯求度之歡曲，躬附度耳而語。崔咸疾其諂偽，舉觴罰度曰：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囁嚅耳語。度笑而飲之。棲楚不自安，趨出。坐客皆快之。

中宗宴近臣，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，搖頭轉目，備諸醜態，上笑。欽明素以儒學著名，吏部中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：祝公五經，掃地盡矣。

中宗時，司農卿趙履溫，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，為之起第舍築台穿池無休已，掀紫衫於項，挽公主犢車。公主與韋后作亂被殺，履溫馳詣安福樓下，舞蹈稱萬歲。聲未絕，相王命斬之。

後唐郭崇韜父名宏，豆盧革諂奉之，上言請依六典，改宏文館為崇文館。

後唐蘇循，莊宗將即位，張承業意未欲，莊宗遽稱尊號，人亦無敢贊成者。循自河中來入衙城，見府廨即拜，謂之拜殿。見莊宗即呼萬歲，舞抃泣而稱臣。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，謂之畫日。筆莊宗大悅，承業深惡之。

後唐梁翹為給事中，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，風雨應時，請御前香一炷，帝親爇一炷，餘令於塔廟中焚之。貴表精至。

何澤為吏部郎中，史館修撰。嘗因起居退，獨自遲留，以笏扣頭，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。明宗知其佞，亦不責之。